立齋閑錄

立齋閒錄 四卷

王氏十萬卷樓藏明鈔舊校本

此書不著撰人名氏，據明史藝文志，稱宋端儀撰。四庫存目入子部小說家。所用兩淮鹽採進本作宋端儀撰。錄中紀明初至英宗時事，正語下注明所引書名，殊非隨手鈔錄，不復校覈，是其遺聞佚事頗資考證。此本從明抄本校，卷首有桐鄉金氏文瑞樓藏及十萬卷樓藏書二印，卷尾有黃蕘圃手跋，蓋穆堂舊藏，得以校印。光緒戊申孟冬月上虞羅振玉題記

千頃堂書目載立齋閒錄一卷，云記本朝及啟禎時事，今此及隆慶種本也。四庫本亦四卷，與明本合，是千氏所見非完帙也。又記

立齋閑録卷之一

太祖於呉元年置翰[illegible]安為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定九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二品學士從三品侍讀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屬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此又有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

太祖未登極之前乙巳歳立國子學擢許存仁為博

士以專學學士事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即拜
存仁爲之（存仁金華人讓之孫也　愚按存仁名元實讓之子非孫也）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
吳元年改濠州爲臨濠府洪武三年改爲中立府定
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營皇城（在新城內）皇城內有萬
歲山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建　宮殿立
宗廟　太社稷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
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朝陽玄武塗山父道子
順長春秋南左甲第北左甲第前右甲第後右甲

第　圜丘在洪武門外、　方丘在左甲第門外中都志

洪武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于新城即舊會同館而為之賜名鳳陽府者以在鳳陽山之陽也二十七年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學以府學為臨淮縣學同上

洪武中撤中都宮室名材建大龍興寺於鳳陽府治之北正統五年大天順三年奏　准撤　皇城內中書省等衙門房五百餘間依式重建同上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南京

既位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令有司次第舉
行楊王墳在盱眙縣西南八十里太平鄉津里鎮牧羊
山西北洪武元年設祠祭署以　王親陳氏爲奉祀
設墳戶二百一十戶供祭灑掃　王姓陳氏先世維
揚人徙盱眙年九十九卒
皇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建之　太廟復念皇
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爲楊王外王母爲楊王夫
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遣重臣致祭近有言王墓
在盱眙者　詔內臣及圜丘署令往祭而修　治之設

洒掃戶三護視塋域命詞臣宋濂撰文樹諸神道
徐王墳在宿州城北七十里閔子鄉龜山之左豐山
之右王姓馬氏閔子鄉新豐里人　孝慈高后之父
國初追封徐王配鄭氏封徐王夫人洪武四年詔立
廟塋域之南設禮祭所二十五年改祠祭署除徐王
親武氏為奉祀祀丞二員宿州奉春秋祭祀餘節序
之祭徐州供備設墳戶九十三戶供洒掃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
皇帝御皇宮門召禮部尚書臣陶凱諭之曰

皇后父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本
氏家素貧朴以兄弟居序人稱之曰馬　王少壯時
膂力過人況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強疾惡見有
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
至死無所畏憚鄉人莫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王
以忿爭殺人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
皇后毋避兵他所而以
皇后託定遠郭氏俾為己女後郭氏首難自為元帥
收鄉民兵朕亦為部下士遂以　皇后正位中宮封

皇后又為徐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
立廟于　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無
其義於是即王所居鄉里闢地於塋封之南作新廟
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司祇奉祀事爾
其述其梗槩刻諸堅珉用垂不朽
至正壬辰汝潁兵起逮遠郭子興後濠梁據之時
皇上潜居民間為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
梁抵其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親
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居數月子

興謂曰汝單居當為汝婚子興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子興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後子興南至和陽薨歸葬滁州洪武初追封滁王立廟於滁祀之其女為妃生蜀王豫王郢

意王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上親纂子興事實召太常丞張來儀諭使為文刻于

廟石 文載中都志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温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洪武初欲作鐵券而不得其製作之制有言吳越王錢氏子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券猶存乃

遣使覔得按其制作焉

太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禮典樂律當時集成有大明集禮而樂未有全書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初西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亦永樂初始立

正統中始
有倫林

太祖未登極之時鑄大中通寶錢既登寶位乃鑄洪
武通寶
洪武元年制大明令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
大明律明年書成
洪武三年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
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
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尚寶司丞臣潛國史臣濂

佐事其 宋濂小錄序

基姓劉裕伯姓秦同姓詹稼姓雅韶鳳姓樂

潛姓濂宋濂也

洪武辛亥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

濂小錄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樊觀徵濂爲江南等處儒學

提舉入朝授 皇子經迁起居注揔修元史陞翰林學

士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里形勢降附始末爲大明志

洪武己酉冬宰相奉　上旨纂修一代禮樂書選取天下儒士十八人訥備員在列 宋訥西隱文集

洪武三年御史胡廷手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徙都關中據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 見楊士奇所著胡廷手傳廷手乃學士廣之父也

洪武三年庚戌詔天下郡縣更修城隍廟祀之木主退泥像郡廟儷郡治之制縣廟則與縣治同爲改舊圖新遠邇一制以次第告成 宋訥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堂

命宋濂爲之師俾肄業　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

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　親王迭爲之主給東〔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渥

庭堅字叔間當塗人元季爲富陽邑教諭乙未年車駕駐

蹕太平府教授明年克金陵改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

壬寅召入除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以老致仕子黼初爲太平

教授金壇縣主簿擢起居注丙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

除嘉議大夫江西湖東道按察使會修大明令爲議律官

洪武元年卒年四十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末爲山長乙未　天兵至太平安率父老開城門降即參幕府歷江南行省都事員外郎知黃州府饒州府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洪武元年除中順大夫江西省參知政事卒于任年五十七子晟浙江按察使昱知州謟戍守遠洪武三十年八月安妻陳氏赴京陳訴

太祖親命釋之

錢宰會稽人鏐之裔元季老儒洪武中徵同諸儒修纂

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已而以國子博士致仕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
制中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
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

左希直代宋學士 景濂送華布政序

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
及署字有名者皆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
罔行省大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欵置之死佐貳以
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御史大夫皆知其無他

罪可恕莫敢諫寧海鄭士利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士利遂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希直文集

洪武丙辰俾任内外職九年爲滿秩每三年具錄行事之實朝京以考績焉宋訥文集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乃幡然而起與清田劉基麗水葉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宋濂所撰章中丞謚神道碑文

其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資善

大夫御史丞中兼太子賛善大夫以卒又後十年劉
君亦官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又伍年濂亦乞
骸骨還山
宋濂事 太祖幾二十年洪武九年六月首置翰林承旨
以濂為之是年冬十一月致仕歸金華循歲一朝京
師十三年冬其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
之特 赦安置茂州明年五月二十日卒於夔府年
七十二葬府西華蓮山下
國初各行中書省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

献官以宇御武臣爲初献文臣爲亞献終献洪武十四年命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献禮武官不與祭

洪武十三年九月召臺閣縣儒士杜斅到京十月初一日

制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侍從儒臣之賢者於是金華吳公沉沉字濬仲由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且

親製誥文以旌之方希直文集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横經發難擊節鄭塞孝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𢁉僧道録

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孫筆之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林李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淵閣大李士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選愞師生相干教尼不行　宸衷簡注擢爲祭酒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弊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師道既立大被賞遇二十三年春壽八十卒於太學洪武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聖旨恁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尚書蔡氏陳氏二傳并古注疏參考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書將來看中

了時刊板印去各處教習下次科舉便用他欽此欽遵

行取博學通經教官將陳蔡二傳并古注疏參考編

類成書進呈

洪武二十八年新較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刊板完備

給散天下學校

二十年冬命禮部尚書李原名等著爲禮儀定式凡

三十七條出使禮儀凡三條

三十七年又命禮官參用二書爲出使禮儀二十條

高廟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

黜爲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陳寧大夫劉三吾學士茶陵人寧告歸召赴京俱將朝
見而自引決三吾亦再召入京道卒此得之高郵訓導攸縣人陳嵩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玖日戊申陞行人司正為正七品左右
司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為
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為
之凡賫捧
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
整點軍司等事則命之餘外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

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九十爲鄉閭所推者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著爲令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溫州元季兵興歸金陵　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元之薦遇孝行才識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三事其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

洪武元年首陳爲治要道三授翰林學士皆辭

賜肩輿校尉十人舁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

上御華蓋殿召入令坐草平西詔立成極喜賜宴重
賞金銀叚疋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舘大學
士復辭除太常卿又辭遘疾　上親　賜藥命太醫
院官醫治　賜錦褥被粥米及瘥除禮部尚書又固
辭　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　賜紗
衣命引入内湢滌沐賜宴　上命令其子克宿衛亦
辭屢蒙厚賚當時公侯卿大夫無此寵遇也病復作
上命太醫院官醫治弗痊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
賜棺木麻布米鈔塋次子恭天順間至工部尚書

管柴炭　通後用子貴贈大理少卿有楊士奇撰墓表

禮部議到合差行人事例開坐本月二十三日

本部同各衙門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整點驛傳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欽此

驗外今將奏

准事例開坐劄付本司文書到日仰欽遵守施行

須至劄付者

合差

開讀詔赦　命使四夷　諭勞

賞賜　賑濟　徵聘賢士

整點大軍　軍務　祭祀

特旨差遣不拘此例

右劄付行人司准此

太祖皇帝大兵克金陵元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天下既定立廟京都城南土門周廛市喧閧弗称神宅洪武二十一年秋命工曹改作於欽天山陽明年夏告成功尚書臣秦逵傳制俾臣宋訥撰祠記洪武九年

星變求言平遥縣學官葉伯巨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治之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戮螻蟻使臣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之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

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慎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瘦死獄中（方希直作傳）

浦江張孟兼洪武中為太常丞素自負為文奴視同輩劉基嘗為 上言今文章士第一為宋濂臣基次之

又其次則孟兼由是愈自高既而濂甚薦之　未幾除山西按察司僉事以善糾擿著聲譽陞山東按察副使時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　上親選拜官娶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商孟兼自任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入召守卒笞之月朔望入學令諸生講經孟兼故以語侵議印印不平孟兼尋後以他事騎馬入布政司讁箠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僚吏

惧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
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陵我任用且不遜治笞之孟
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
書言狀請去位避其横否則且爲所擠
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我今乃與爾抗遂械至闕下廷詰
之命衛士捽髪摘拏垂死待論棄市詔印曰我除爾
害矣善爲之 方希直作傳
藍玉 從李文忠征西番 封永昌侯洪武十五年
命副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 二十年征北虜至哈

剌哈之地後封昌國公玉於靖寧侯　爲姻
家靖寧既坐胡黨誅　玉內懷憂懼二十五年冬征建
昌回見　上覺　上有疑之之心每謂其所親曰
上位取我回來着我做太師如今又着別人做了先前
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我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
景川侯曹震東川侯胡　會寧侯　鶴慶侯
舳艫侯朱　都督陳麟許亮汪信張政聶緯王
銘郭鼎祝　馬　謝　黃　徐　及舳艫男江陰衛
指揮朱銑東川侯男胡二舍府軍衛指揮陶

部尚書詹徽神宮監太監呂昇潘陽侯察罕達官
乃兒不花西僧汝寧王光府軍衛指揮蔡碧瑛等約以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伺
上出去勸農時舉事事覺坐誅出逆臣錄。○校二十年九月初十日詔
胡藍二黨被誅
有万五千人
王禕字子充烏傷人吳　年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
理陞禮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洪
武元年召入議踐祚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徵還
與宋景濂俱為總裁史成拜翰林待制壬子出使

夷方希直所作像贊序

雲南元孽梁王拒險弗庭洪武壬子詔待制王禕往撫諭之不听館禕別室禕屢諭以禍福久之見执瘞于地藏寺北時癸丑冬蜡也雲南志所載王景常所撰文節墓志

建庶人立其子紳官太學言于朝贈學士謚文節書希直祭公所

初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遂以封 上 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建文君崩 上以諸王及文武群臣之請即

皇帝位時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也詔改明年為永

樂元年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 有言建文所用之
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皆 皇考數十年所
作養者豈建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
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
任用共理天工何必致疑 以上俱歷代君鑒
永樂元年六月再修
太祖實録以太子太傅曹國公李景隆充都總裁翰林院
侍讀學士解縉充副總裁右通政李至[illegible]等為纂修

官十六年重修　太祖實録以尚書夏原吉監修大學士
胡廣等肆員為總裁侍讀學士曾棨等七員為纂修官
是年五月書成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濂洛關閩之
說肆其醜詆楊士奇白　上命官押還本貫會官及鄉之人
士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焚之（士奇聖諭録）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就文淵閣進
學得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
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會增忱為二十九人

四年四月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月購求遺書

太宗簡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人者廬陵胡廣解縉楊士奇永嘉黃淮南昌胡儼建安楊榮

永樂乙酉廣召文儒纂脩大典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六卿之貳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遂以命刑部左侍郎劉季篪 楊士奇所撰季篪墓志

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善寫之士

錢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太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
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
遂舉翰林院脩撰兼右春坊右賛善梁潛六年戊子
月大典成廣孝潛邸舊僧也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楨相継来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
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
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爾小兒
三人試言之揚金未有對 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尊

當例稍前兩旁東宮列稍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
諸王孫與王太孫同班而分列兩旁　上曰尔所言有據乎
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上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
所言合遂付鴻臚寺丞周昇馳貴赴陵俾率行之
翰林檢討閔中王偁與修永樂大典永樂五年有
旨戴頭巾修書旣而以目疾不能到館侍郎劉季篪奏請
得　旨帶鐐仍脩書初偁當修大典諸儒群集一日
有及凡例未當者偁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
工於籬桶都料得不有誤耶論者謂其取禍以此

東宮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
太孫講讀明日特召蹇義及楊士奇義對曰兩人共舉禮
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决東宮云往者吾舉
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
頗老然起學官通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迓臣
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
識朝廷大体能直言而不阿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
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
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今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丙戌三月　上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於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藴毋苟且取具命光祿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為二等赴吏部授學官　楊士奇送高伯琴序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其地鎮遠侯顧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參政蔣廷瓚具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陸府

安南陳日焜爲黎季黎季犛所弒季犛上表冒氏名
爲胡一元子蒼易名𡗶詐稱陳氏絕嗣𡗶爲甥求權
署國事　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逃至京
師愬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乃遣
使護送歸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
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　張輔等征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
擒季犛及蒼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之之國人咸稱
爲季犛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阯都布
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嘗與論群臣、御筆書蹇義等十八名各疏于下十八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埶譖善而其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材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義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會之心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是皆

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楊士奇所撰解縉墓志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听時獨胡廣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永樂七年 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卒贈礼部尚書謚文穆公 国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廣孝与廣始也

永樂七年捌月北虜寇边命淇國公丘福總兵三十萬討之福至貓兒庄敗績隻輪不返

永樂八年本雅失里拒逆 朝命拘殺詔使侵犯边境時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天地宗社又詔告天下興兵庚寅二月發北京既 上出塞踰五雲關道厭虜川五月己卯次玄溟河本雅失里率衆迎拒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虜盡棄族屬牛羊輜重以七騎遁去諸將咸請追戮之不從時生禁虜衆來献者萬計詔悉去其禁虜衆有釋兵以其來附者又萬計

上皆諭遣之虜平獨支寇阿魯台聞天兵且壓境率衆先遁

上命還師撲之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寇迫急請降

上曰詐也麾將士上馬控弦以俟言未既虜悉衆薄我右翼

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虜大震怖悉解

甲伏降阿魯台以數騎遁遂諭其同惡盡釋其餘從而撫定

之由是瀚海迤北沙漠萬里悉平封山勒石紀述功德七月壬

午還至北京

皇上稽古制治肇建北京首之郊廟社稷之位以秪事

天地 祖宗百神先事詔太常以群執事之羊詣北京而神樂觀

提點徐善淵恭承　諭命選善書生三百人就道

永樂十二年正月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

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永樂十二年　上親率師五十餘萬往征瓦剌胡寇答里馬哈木太

平把禿孛羅等以三月十七日啟行六月初至急蘭忽失溫答

里巴等掃境來拒可三萬餘人須臾問再戰皆退寇大敗人馬死

傷無算寇却追至土剌河後每遇寇輒擊走之至十七日魯台

使人來　賜以衣服等物遣還之旋即班師八月朔日

駕至京師、 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
詔罷朝駕宴會之禮、 十四年四月禮部祠祭郎中周訥請封
禪泰山尚書呂震亦宜如訥請、不從 十二月黃淮楊士奇等
所採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進 御、 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幷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府縣學、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三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
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
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

大學士又明年福等所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政司右參
議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
征北虜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 車駕還高煦言縉瞰上遠
出覲 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 十三年正月 死獄中 爲紀綱所撲 [illegible]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
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
不可以爲郡縣不聽卒平之爲郡縣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
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言不宜過

寵致有異志、宣廟初、漢府果反、交阯亦叛、悉如縉之言、李賢天順實錄

太宗皇帝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楊士奇諭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傳房玄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皆拜稽受命、其後凡下爾書、論幾務、必四臣與聞、時仁宗皇帝在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留京邸潛志奪適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女近助於內、賴上聖明、終不為惑、屢為宮臣者、胥懍懍、兢兢、數見讒構、難

四臣免不或浹旬或累月惟壅滯十年　楊士奇所書黃淮省愆集後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京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其畫者內結嬖幸餙詐為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潛朝暮間頓　上聖明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行然其意不忘也會南京有千戶陳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上所謂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
户事連贊善梁潜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潜
等具實對上顧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他日又
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潜然猶未悉陳千
户非出上命誦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
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潜皆死非命十六年九
月十七日也楊士奇
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脩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歷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搆邪謀欵俟

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祕不令簡王知盖慮不從即事 敗蘊紛而主其謀者護衛軍士瑜姻家高以正布置以定高寀以語瑜瑜駭曰柰何甘為覆宗滅祠計高不听又深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 上初疑其詐誣曰豈有應是反覆語

讎衆爲瑜危旣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
及所造偽詔之誅以正射成　及內侍養子陸瑜遼海衞
千户後賢等皆伏誅瑜召還又陞錦衣衛指揮同知
事　仁宗皇宣宗　英宗官至右軍都督僉事
禮部胡尚書濙嘗曰　太宗命予使外瀕行諭曰
人言　東宮所行多失禮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
何密奏來奏疏書字須大既至我即欵觀也予至南京
旦晚隨　朝　勅免朝辭以不敢盡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
則記之如一日趨朝煦臣甚者語諱侍從避之仍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群臣皆言不

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寛罪而愧其心見　殿下之

明斷任稍久陞居揚學士　士奇曰公命使也宜行亟

則權辭謝之曰錦木數種未完耳至安慶書回奏令

所從校尉給驛驢費進也　葉盛水東日記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

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王嫡長孫留守北京命

公輔導　楊士奇所著黄淮墓碑

永樂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營繕

四夷館有八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　朝楊士奇等侍

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　公言今邊儲不

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即日

復公戶部尚書　楊士奇所撰黃淮墓碑

太宗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

奇皆與焉　仁宗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　太子賓客孫

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任公令又引疾去（楊士奇送黃少保淮序）

太監沐敬達文中人容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与虜遇人馬困頓 上意猶未已諫被重譴敬陳再四 上罵之曰反虫敬曰虫固不知豈敢反耶 上怒曰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為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此人豈不誠有益釋之（錢溥使交南同行奉御張宗為道其事葉盛取以編入日記）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大行宴

駕 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
時京師諸衛軍士皆隨征衆行在惟趙輔三護衛留
京師一時浮議籍籍護衛軍爲變遂秘未發喪永感
樂二十一年也先土干把台等率領部屬來歸封也
先土干爲忠勇王以把台爲都督
二十二年北征忠勇王及把台隨 駕至松林
後於正 十年四月把台由都督進封忠勇伯十四年
忠勇伯把台隨 駕征迤北
太宗皇帝興靖難之師 仁宗皇帝以燕世子奉命居

守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圍北平城中兵不及萬人晝
夜拒敵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敵驚亂自殺或至明
乃定遂退營數十里
太宗既正大位升北平為北京仍命居守永樂二年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
畢周顧陵旁見　仁祖淳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
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
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
與語至夕曰知當時事者益鮮矣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
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保進奏牘每至輒以　殿下
過失　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諫此人　曰過失吾豈
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與人計較耶卒寘之[illegible]
二十二年十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歲來朝皆
館於民舍[illegible]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士皆有公館
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
賜宅　十二月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達文中奸臣其正
犯已悉受顛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

匠又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
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
仁宗登極思念舊臣贈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師謚文
安贈戶部侍郎王鍾太子太保謚僖敏禮部侍郎
儀智太子少傅謚愍節春坊賛善兼翰林編修王汝
玉太子賓客謚文靖春坊賛善鄒濟徐善述俱太
子少保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北京　部尚書宋
濬謚榮愿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

贈少師北京　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大醫

院判蔣用文袁寶俱贈院使用文諡恭靖

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贈

諡官建祠於墓四時贈祭楊士奇謂朝廷惟宗廟以

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　宗廟

等遂召禮部改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訪

問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五人

翰林學士楊溥　侍講王進 字汝嘉 蘇州人

翰林五經博士陳繼蘇州人　吏科給事中王來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奏事　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以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曰士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之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至　奉天門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孝更

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

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三印賜兩人皆拜受退踰日宮車

宴駕矣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適 太宗嗣大位 仁孝

皇后以至南京 初出就學 太宗命設講習幃於

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

侍講讀

永樂七年 駕幸北京 宣宗為 皇太孫隨行道

途所經 太宗親以 上過田家徧覽農民具及其

衣服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

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命親王及重臣往守者　仁宗曰非　皇太子不可　至南京謁孝陵　仁宗不豫召還　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月庚戌即位

太宗初營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王趙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遇沙河凍王請欲步輦就行　仁廟素若

足疾中官翼之循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宗即應声曰更有後人把滑哩漢王回顧怒目者久之此雖

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於此矣水東日記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頃聞高煦有異志駙馬隆平侯張

信詢之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言

未可輙信且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

退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

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

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問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
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對　陛下試然漢王始受冊封國
雲南不肯往復改封青州又堅不往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
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哉
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
之利　上默然起還後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
船教習水戰及僭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
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繫之
西華門內　東宮叩頭懇為救解乃免遂命翰林脩示其

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

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永樂中削兩護衛徙至安樂州至是招聚無賴授以兵器驅掠善良娶元軍士搶奪軍民馬疋擅殺有司囚繫強縱其為惡給與賞賜賄結部司軍衛有司官吏人等賚與金銀等物除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授以職散刀與真定等衛軍官為號潛結北京官員軍民人為內應於是北京官員軍民山東三司衛府州縣等衙門官

吏人等及有護衛親信軍校并被害軍民五百餘人奏
發其事 上親率六師問罪及至臨境高煦仍擁衆抗
拒翼日罪人斯得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
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
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言山諭之對曰
此国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
遣 勑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勑士奇曰事須有實
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勑上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

可沮　国之大事手錦衣衛責所係令漢府人状云與
趙達謀即事之国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状何以
服人之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
蹇曰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奚可中沮也夏曰萬一　上從公
言令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
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衛
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與聞不然趙王豈至
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士奇曰為今之計　朝
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

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

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

無罪者當加厚之庶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

草勅我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

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

士奇亦踵其後至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

夏入蹇夏以士奇言白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

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

奇及溥至民卿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
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必尼矣　上至京大悔
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
召趙王狗之京師　上皆不听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
論趙王田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
親當思保之全毋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王
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
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賚以
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

相得者借觀行簾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

廣平侯袁容至親且書開諭更得璽書親諭之　好

上從之因遣容觀行趙王得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

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頌息　上待趙王

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盖上雖爲山所惑而後

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曰吾待趙不失

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疑爲慊

宣德元年五月纂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尚

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監修以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陳山　英楊溥充總裁曾棨王英王直周述李時勉錢習禮余學夔陳循顏從善蔣驥曾觀餘王洪劉永清周叙孫曰恭　敬　翰　雅　肅。繼陳中陳叔剛　文奎　節　錫　嘉　為　纂修官書成

太宗一百三十卷　仁宗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冊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爲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輙霽威事亦隨决固

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郤人之餽以爲愛錢　文廟亦

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

餽者必訪其貧富何如若知其貪亦不郤其餽但以别

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

或坐法乞救或在早求薦必留意爲報者相繼而不厭

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

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盖天

有乘除之數黙然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

蹇滯老少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
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
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
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事如此其輔理之功在仁宣時
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
之非引之道當則堅乎未有聞也天順日錄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己進退勅方面憲
郡守在京令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
璡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

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

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

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

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呑

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中於官

王振邪正倒置矣 天順日錄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

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

好戲命圍棊曰臣不會看棊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 勅黃福年老不煩以事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爲確論具載縉傳（天順日錄）

宣德二年春交阯復叛守師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往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事

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況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

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圍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鬬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鎬皆曰異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知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節交趾守帥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帥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鎬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世

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間者在處左右也兩人皆進士出身最相得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楊士奇文集

御史羅公亨方

宣考嗣位交趾黎利弗請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自率衆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恩意利惶愧率

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献金人奉表詣闕謝且請立
陳氏孫暠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暠死已乃張筵列女
樂設宴公叱曰暠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尊罍
樂器時天晴忽陰雲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惧貢方
物陰雲　還朝 王英撰墓碑載其事亦未知果然否○公吉水人字汝敬
宣徳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三王利世嫡孫
暠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
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
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

厚吉示之且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
弱於天下二人退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且諭以三人所
對曰今與爾兩人决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
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
當從求立陳氏後龜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
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　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
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及侍

仁宗皇帝父　聖心欷〻追慨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
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
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賜酒饌明旦朝罷出高表
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
先朝貢及黎氏簒弒毒虐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後立之求之不得始
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嘅嘆比數
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
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群臣

對曰 陛下之心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
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
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四年十一月一日朝罷侍 上於左順門遥望見
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
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
於大体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
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涵内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内閣視事二人行事

相類至是浸聞於 上敕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
山專教內竪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
疎不復得近扆前矣 延平陳山平原戴綸莆田林長
懋諸人昔 文廟簡命以授 皇太孫經者相傳綸長
懋素強諫不少諱隨凡以 宣廟有從違多陷于
文廟以故二人最為宣廟所不樂山好順旨被寵信後
宣廟登極山由左庶子遷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綸遷兵部侍郎鎮交趾長懋由中允除守鬱林
州長懋頗不平 上言宮僚陞擢周異祈得京秩坐

怨望下錦衣衛獄并出其弟刑部主事適節為慶
遠府通判又勒令板指綸誣以罪械綸至京師置獄
以死綸諸父河南守希賢太僕卿希文及親族被連大
小男婦百餘口家產籍沒長悉坐禁繫 英皇初立
赦出之仍守欝林而希文幼子還遂入内 賜名懷恩成化
間為司禮監太監云
宣德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這帖子寫的官員姓名都是圍守交趾城池盡

忠死節的你同吏部兵部計議褒封祭祀欽此
欽遵為照知府劉子輔等知州何忠係文職官
員別無事例緣係盡忠死節比照武職品級給
賜所據各官褒贈未敢擅便定奪本部等部官
於
奉天門題奏節該奉
聖旨知府贈參政知州贈府同知欽此
劉子輔廬陵縣人由監生為御史九載陞廣東憲使
丁
艱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叛寇黎
利攻城勢猖獗他郡邑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猖兵

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

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

知事不支曰吾奉　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汚賊手即

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參政

遣官賜祭復其家　當時總師王通輩擁勁兵數萬

不能禦賊竟棄城才以去而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

來攻圍為治且暮卒之不逃誅於国典

與子輔同死節者都指揮李任等諒山知府易先政

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　忠罵賊不絶口從容賦詩

乃與其子皆死

宣德元年留守事宜

一在京應有事務及各衙門具啓事件

鄭王殿下

襄王殿下同管凡一應事務與太監鄭和楊瑛趙忠

姚雲袁誠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

山雲尚書黃福黃淮金幼孜都御史王彰計議停

當施行若係機密重事差人星馳奏報

一祭祀應合遣官者該衙門具啓照例遣官應

御祭者該衙門預期具奏待報禮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

請

一在京每日啓事只用啓本其各處奏報事務除

機密軍情重事啓

知具本差人賫繳奏

請若係强盜反獄等事不可緩者即時啓

知施行及遇有修理軍器之類急用物件公同會

計明白先行具啓關用另行具奏其餘事務合當

行者即具啓施行有遲緩者將奏本送該科寄收候

車駕回日奏請緣五軍六部等衙門印信皂從官俱帶

去遇有施行事務合用咨行白移北京行都督府行

部轉行南京該府幷各部等衙門回報該屬施行

但咨奉

令旨止於原來奏本內批寫幷抄呈之案其出事公

文內不必云寫

一留守官員

管北京行後府及行部等衙門事

武職

廣平侯袁容　武安侯鄭亨　都督張昇　山雲

文職

尚書黃福　李友直　黃淮　金幼孜

都御史劉觀　王彰

侍郎張瑛　王讓　陳山　甄儀　許廓

副都御史陳勉　通政使李嘉

大理寺右少卿王文貴

光祿寺寺丞李郁

翰林院學士曹鼐　王直　王英
鴻臚寺卿王魁
存留在京聽用
定國公徐景昌　武定侯郭玹
武安侯郭晟　彭城伯張杲
建平伯高遠　廣寧伯劉湍
忻城伯趙榮　安鄉伯張安
都督郭𤩽　徐景珩
光祿寺　胡榮

宣德四年十月　日　上閲武郊外先命諸將整搠軍馬扈從六部等衙門各令堂上官一員帶屬官一員隨侍前去特命豐城侯李賢都督蒋貴黒兒章户部事太子太師郭資兵部尚書張本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居守北京

行在禮部為公務事宣德五年十月初七日於

內府抄出

欽定留守事宜到部除欽遵外

一在京在外各衙凡有覽事差人賫本赴行在

所奏　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候
車駕回日通類奏　請發落
一各王府進
賀表箋禮部具手本送司禮監交收差來人發回
一祭祀該衙門預期奏待報行礼
一外国四夷人員進貢到京馬匹先送
御馬監收養方物送北京會同館領收候
車駕回日通類具
奏進收候人等行在光祿寺支送下程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

請

一扈從文武官員每人於行在兵部取到孳生

馬内納與一匹作脚力

永樂中官署在金陵而北京設行部　車駕巡幸又

稱行在　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北京

告成乃署曹司一依金陵旧制後加以行正在統辛酉

始去行在正六部之名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

宣德十年九月纂修

宣廟實録以太師英国公張輔監修少傅兵書太學
士楊士奇少傅工書大學士楊榮礼書兼翰林學士楊
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陳
循右庶子兼侍讀周述諭徳黎恬洗馬簡從善侍讀
苗衷侍講劉永清高穀胡穜邢寬修撰周叙陳詢尹鳳
岐孫曰恭習嘉言陳叔剛馬愉曹鼐王一寧儀銘編
修楊翥楊壽夫林文彭琉鍾復杜寧給事中儲懋監察
御史邵宏譽吏部主事劉鉉工部主事洪熙
事劉球大理寺評事張益為纂修官